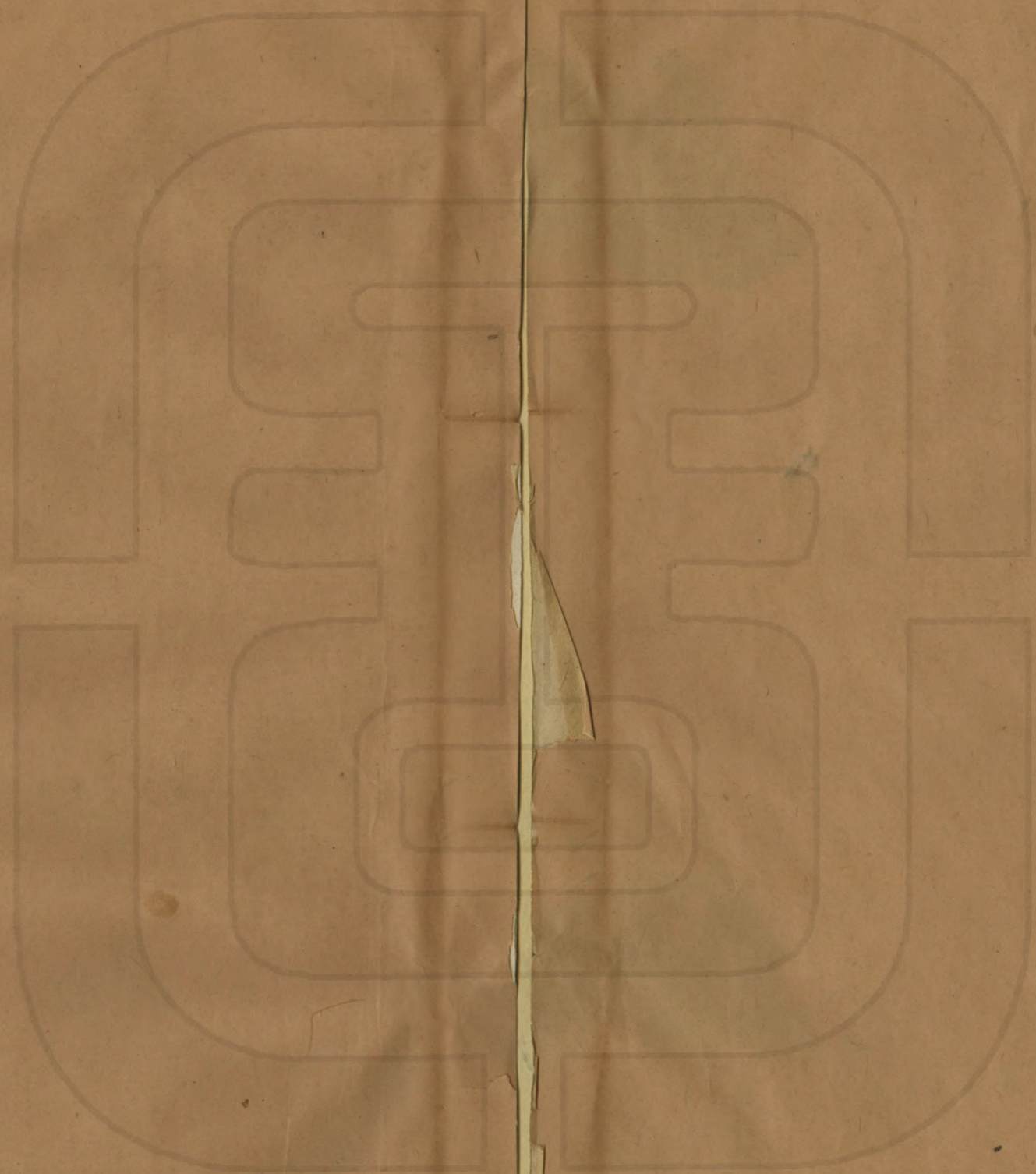


吉安府志

250.141  
134

1024359





吉安府志卷六十六

藝文志 下編

勅

明

賜少傅楊士奇貞一印勅

仁宗

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為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以惠黎元正固無貳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吉安府志

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故勅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卷六十六 勅

褒崇羅倫勅

孝宗

士之立身行道必取法於聖賢國之勵俗作人必首崇乎忠孝眷我先朝遺彥未沾沒世休光風化是關褒崇可後爾翰林院修撰羅倫志慕孤忠心潛正學狀元及第曾無溫飽之圖法從登庸蚤著剛方之譽凜危言之廟上事切綱常寧守道以忤時分甘貶謫留署有賜環之命達人以拂袖為高累抗封章竟歸舊隱急流勇退振廉頑立懦之





風苦節清修以授徒著經為業鄉邦化服士論推尊正氣浩然猶充塞乎天地英聲偉甚實增重夫朝廷茲特贈為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嗚呼心不慮於功名爾故遺榮於當世事有裨於名教朕將示勸於將來惟靈爽之如存庶恩綸之歆服

表書疏

宋

遺表

胡銓

有生必死何足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興言氣鬱戀闕神馳竊念銓奮自孤生早陟膺仕不識忌諱自取顛躓太上赦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表

二

何補報徒積罪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昇真祠之逸復叨秘殿之崇收召節以遂其遇許桂冠以優其老身塗草野雖自誓於平生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強支微喘更畢餘忠伏願皇帝陛下舍己從人安民和衆大秦襄復讐之義監周公無逸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祖宗之法而勿聽紛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臣莫瞻九陛行即三泉相如草封禪以貢諛切所不敢張巡為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謝郊祀大禮進封廬陵郡侯加食邑表

楊萬里

觚壇饗帝莫助宵衣之勤梓里建侯惠徼晝繡之寵家有



即拜巷無居人咸謂煙波之釣徒亦錫山川而啟宇竊以士伯之賞瓜衍地豈故鄉買臣之守會稽位非列爵小臣何者異數兼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興禮從周由仁蹈舜郊祀天地式尊祖而敬宗聲教朔南傳行慶而施惠而臣功無橫草恩與分茅執以信圭誦三復斯言之玷佩之侯印肩萬邦維屏之忠

謝皇太子頒賜誠齋二字牋

玉宇寶書賜一雙之白璧  
權籬茅棟騰千丈之瑞光  
自愧野人恭承嘉惠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闡百聖天縱多能於兩宮問寢之餘傳二聖揮毫之秘龍盤虎臥得精妙於太皇霧結雲霏憲昭回於今上某敢不刻諸琬琰垂厥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表

三

子孫袖有驪珠含山川之輝媚家無儋石藏星斗之文章

已未上皇帝書畧

文天祥

一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寢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



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閩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閩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閩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隣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潭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書

四

敵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緊急



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沉摯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簡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諸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書

五

之憂哉

明

乞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臣竊照江西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各縣與吉安府所屬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等縣并撫州府樂安縣地壤經畫彼此相交蓋南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又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樂安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地山場坐落開曠禾稻竹木生殖頗蕃利之所任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年常前來謀求生理結黨成羣日新月盛其搬運穀石砍伐竹木及種靛栽杉燒炭鋸板等項所在有之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有產業變



客作主差徭糧稅往來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一種來厯不明之人前來佃田傭工及稱齋人教師等名色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間有糾集大夥出沒劫掠不可踪跡又或因追取久近債負或稱根捉脫逃軍匠往往各於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往來經年不得杜絕其各有司官員又各據分治之說以行好勝之私事由所屬俾曲作直詞涉外縣抑是為非况吉安樂安細民素稱好利健訟加以持法不得其平頑民益無忌憚非惟藏奸蓄穢不可祛除間有積案滯獄亦難控訴蓋因南贛二府為嶺北道吉安府屬湖西道撫州府屬湖東道其布按二司守巡官按察司雖有兵備副使一員在於嶺北駐札緣吉安府不係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六

管轄布政司雖常委本司官一員兼管湖西嶺北二道又不得常川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缺望臣到地方以來緣見各府詞訟交構有司不為分疏已經遵照大明律該載原告就被論輕囚就重囚少囚從多囚及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旋復稽考案卷阻閣如故未見奉行亦緣吉安撫州等府於臣地非所屬勢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原分南昌九江湖東湖西嶺北五道其布政司官除管糧外原設左右叅政叅議止共四員平常時該數內一員兼管二道蒙乞勅該部查照巡按御史穆相題准事例定議該司叅政一員分守責任兼管湖西嶺北二道聽攜家屬前來吉安府駐札巡



歷地方分理詞訟臣於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原分勅書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等府地方事有干涉者聽臣行移督責若各縣當該官吏不行捕獲追究了結亦乞聽臣提問不許仍前玩愒阻閣則提綱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弭患於未形緣係乞專官分守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舍人李宥齋捧謹題請旨

請謚先賢疏畧

李日宣

題為聖世無覃敷獨遺之典名德無久鬱弗耀之光謹據所知上達聖慈以備採擇事臣不敏竊嘗臆之有兒童知其名士紳仰其徽而一字華袞未以相加者亦有名易矣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七

而官不稱其德賞不如其功名雖挂於國本而實未沾乎闡猷者有兩人焉謹向皇上陳之其一為原任大學士解縉夫縉非異人即高皇帝所為寵之異之恩猶父子者也其遭禍之酷則以護持仁宗好皇孫一語微合成祖睿算陰諍默衛為權者所忌而遂中於漢庶人之譖鬱鬱獄死異時仁宗非不還其第宅錄其苗裔而封功旌德時如有待今二百五十餘年開閣元臣冷落荒邱聖明能無憫念乎其一一為原任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夫洪先非他即昭代所稱為理學狀元者也洪先之學得新建良知之傳師先莊介無欲之旨一以保固收攝為功退藏於密是其本領無何為請東宮出講落籍山中幾數十年恬修正學海內



仰為山斗臣近覩刑部主事孫如法贈光祿少卿至洪先  
雖已謚文恭然以官坊翰學又為國本褫奪者丁卯間亦  
僅得贈光祿少卿而廕與祭兩闕然是何今昔懸殊至此  
遐思賢人子孫率多貧且樸而臣鄉為甚今解羅二臣之  
後又甚貧家業飄零良可嘆也又景泰間人皆知于謙徐  
有貞忠勲矣而不知當時謙所舉為左右手有貞等所憑  
主謀迎復者則都御史羅通也通初知清化數却黎利於  
克鋒既扼居庸則保都城於安堵至今居庸一關人廟祀  
之不替其載名臣記一一可考此其功不在臣鄉譚綸毛  
伯溫下而二臣得謚通獨未蒙則今日欲鼓勵臣工如羅  
通之缺典應照譚毛二臣補之矣又有若崇仁布衣吳與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八

弼自幼潛心伊雒壯而棄舉子業一意敦行孝弟明道淑  
人英廟聞其名遣官幣聘至京授以諭德疏辭既召入文  
華殿從容顧問堅令就職辭益力仍遣官送歸褒嘉海內  
從遊者衆如胡居仁陳獻章張弼其最也胡之言曰今之  
學明德足表表者聘君一人耳陳之言曰章生長東南樞  
趨日少茲欲就以正慨弗及云張之詩曰風月周臺燈火  
夜伊川路上見斯人今胡陳俱從祀而吳猶蕭蕭野土可  
念也此外若臣鄉大理卿曾乾亨太常卿王時槐與臣巡  
歷所知若雒之戶部主事尤時熙溫純粹有明道之氣  
新安之光祿卿孟化鯉精心卓旨以正學自任皆物望所  
傾急須易名者臣又記十年來今大學士何宗彥任禮部



侍郎所請張元忭朱鴻謨鄒智及臣伯祖李中等多臣師  
鄒元標所臚列也宗彥所請原合四方之公極一時之選  
萬口無二今茲之舉猶當從其遠者真者俾人心允服盛  
典重輝其為世道人心嘉賴靡有涯涘矣

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

奏為聖世理學大明再乞天恩增祀四儒以興正學事臣  
聞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久安平寧者人為之也人  
之所以循理率度者道為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  
至於淫蕩邪僻則學為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為學而仁流  
一世或以師友為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仁流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九

最遠彼以為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  
經故在也朱熹承周程之後特為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  
尊孔孟以自束修是故迄宋至元迨我國朝遵用其教世  
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註疏固以為入海之航而  
後之學者遂以航為海於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  
以為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掇良  
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知之無不良人皆  
可以至於堯舜而患不致良知耳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  
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之宰萬物譬之猶海也朱熹借六  
經以為航守仁復直指人心使曉然知海之不遠固皆孔  
門之嫡脈其並得從祀宜矣然臣以為朱熹之功大矣所



以開朱熹者誰也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之功大矣以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又不可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求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河孰與衍熹之學得之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臣觀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亦嘗終日危坐以求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都可見遵堯一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本末備具咸可舉行視世儒迂踈無當又何如也彼其師楊時以為惟從彥可以言道而從彥少然可亦亟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程祀矣楊時又增祀矣而李侗從彥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十

缺典也守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者則當以守益王艮為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皜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艮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夸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而自為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以褐衣而師表主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或以孝弟為剩談以懲忿改過為沾滯芻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麗於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但遵朱熹而及其



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為大亦無但遵守仁而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為益即四臣兢兢躬行或隕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默坐潛心或忠義形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元悟奇行而今所從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繩申飭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其為補豈小小哉夫學一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願附於聖賢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畫工之畫也惡圖狗馬好作鬼魅則以人之所不覩者易逃爾今欲使鬼魅之說得熄則無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為增祀四儒不但可以補先朝之缺典蓋亦正學術之大機也伏惟皇上採納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十一

臣羅從彥李侗先臣鄒守益王艮則俎豆生輝斯文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

乞禁開採疏

蕭近高

題為地方瘠困已極不堪開採懇乞聖明亟收成命燭奸殛殘以安民生以固國本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辦事該科見江西稅監潘相一本為竭忠獻利裕國便民事據吉安泰和縣土民段永等首稱本縣官山一座名姥山嶺出產石膏欲要自備資本立廠招商開採歲可得萬石販賣徵收以裕國計等因奉旨准依議行臣一見之駭且嘆曰有是哉小人之巧於逢君忍於朘民至此極也自潘相凌毆宗室此宇宙一大變故也內而廷臣劾之外而撫按奏



之皇上悉置不問以故奸人窺知上意虐斲益張漫無忌憚相曰叅政正佐當罰治旋有罰俸之旨相曰牌票不由驛傳道掛號旋有兵部知道之旨相曰石膏可採旋有開採之旨兩日之間命旨三下此三旨者皆非所以令天下也皆非所宜令衆庶見也臣且先言石膏所以不屑開採之故大學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獻子不過春秋時一大夫耳猶不屑與民爭尺寸之利堂堂萬乘之尊而乃蹈獻子之所戒乎皇上採金於山採珠於海猶曰此重貨也區區石膏何物質與土塊同賤與土塊等千斤之值不能一金不過編民蓬戶賣腐之家用之以為漿及醫家間一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十二

用為藥餌而已就令如奸人段永之言一歲果可得萬石變價能幾何哉王言如絲如綸而營及賣漿之業虧損聖德莫此為甚臣竊為朝廷耻之且非獨於此也即以利言之其得不償失利不侔害不待智者而後決也臣吉人請言吉俗江右地瘠民貧食土之毛不足給衣食嘗糊其口於四方而吉之瘠因為尤甚頻年水旱相繼疫癘大作村落之墟幾絕煙火今者重大水災撫按又見告矣向令石膏可以資生小民之趨利如鶩當不遺餘力而攘財矣又何必跋涉而走四方乎又令小民果饗其利縣官何不從而徵之定為稅額乎此山俗名武山北距縣城八里許南距贛江六里許武山介於其中周迴不過二三里乃云有



二十里之廣者是山能踰城而跨江也此欺誑之尤者也  
若一旦開鑿不過旬日即可夷為平地其發人塚墓拆人  
室廬破人田產不待言也按形家武山於縣治為祖龍於  
郡治為前障譬之人身挖其腦髓抉其踵趾而望其生全  
有是理哉以萬石石膏而易一郡一縣皇上以為利乎不  
利乎况既曰自備資本矣又日照礦事例官四民六是皇  
上之得利少奸民之規利反多也况既立廠必且差官官  
校一出蠅聚蟻附有司供億之繁費無名額外之剝削百  
孔千瘡莫可窮詰分毫皆小民膏血是利歸羣小怨在蒼  
生而害獨陰移之皇上也皇上英斷蓋世明並日月何見  
不及此耶大抵小人之使為國家惟規規目前之利是營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十三

而不顧異日釀國家莫大之隱憂惟思百計以中主上之  
欲結一時之知而不顧後日其言之必不可踐如近日魯  
登科之代奏鹽商五十萬可為永鑒矣皇上之明一見欺  
於魯登科可再欺於潘相乎伏願皇上毋隨奸人之計大  
彰睿斷亟收成命將段永文明等明正欺罔誤國之罪寸  
斬以謝天下將潘相撤回正罪以為各省直稅監無忌憚  
者之戒斯國憲昭而奸邪斂跡民志定而禍亂潛消不然  
臣誠不知所稅駕矣臣狂愚不識忌諱謹以臣鄉耳目所  
見直控君父之前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叅內監疏

題為一省兩監疲累已極懇乞乾斷歸併以廣皇仁以奠



民生事臣昨閱邸報有江西太監潘相一本為稅額徵收有歸窰務允定親歷專駐劄以效涓埃事大約謂各礦封撤稅包有司相於額稅外無所事事遂欲駐劄景鎮專理窰務又一本為遵奉聖諭事大約謂描畫窰器須用土青土青之中惟題准浙青為上等堪為上供其餘廬陵縣錫瓦山永豐玉山二縣徐鳳等山土青顏色淺淡皆中下等無當御用變價隨稅恭進職以為潘相此舉過矣查得武宗皇帝時曾欽遣內臣督理窰務至世宗皇帝英明遠矚旋即革去專令饒州府官一員督造於時歲進未嘗不如額也器用未嘗不精好也節年遵守至今便之即或間有粗糙嚴責成於有司有司奉法急公未必在內監之後也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十四

何為潘相未奉明旨而逕往駐劄乎謂之駐劄相蓋欲為久駐之計營三窰之安非特一時巡歷之比也夫不待奏請而逕行駐劄是曰自擅既已駐劄而始行題知是曰要君相罪至此可勝原哉况相一出必且宏躬衙門繁侈供張必且多帶叅隨另作一番威福區區一鎮何能堪此魚肉往年相曾出巡一次據所奏云臣將抵鎮民張樂焚香導臣三十里之外嗟乎聞有簞食壺漿以迎撫我之王師矣未聞前歌後舞以導虐我之寇讐也卒之到鎮數日遂激變土民楊信三等陷繫通判陳奇可等以致燒燬御廠焚劫御器潘相僅以身免至今鎮民欲甘心焉相猶欲蹈其覆轍乎臣聞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游徒每日不下



數萬人稍一騷動響者四應苟復激變如曩時當此皇恩浩蕩之日覩此景象相一身何足惜其壅遏明詔虧累聖德良非渺矣臣愚以為審務責成有司便若潘相者可報撤也至於土青誠燒造所必資者然潘相未開採之先不聞匱乏也相之欲開採者不過藉口上供耳夫浙青既稱上等以代回青之用留之以描畫御器誠非得已至如永豐玉山廬陵三邑所出者相亦評之為中下品矣此為當於御用而必欲採之乎詔書曰一切山洞封閉以固天地之元氣計徐鳳錫瓦等山之在皇輿內一小培塿耳皇仁溥博無微不被何三邑山靈不得與敷天率土共邀新澤哉且據相所奏不過欲取此中下之青變價進上夫既等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十五

之為中下矣所變之價能幾何哉不啻九牛之一毛耳皇上豈有賴焉又何過聽仍遺此不了之禍於民間也臣愚以為浙青係供上用者誠不可已彼三邑者終當報罷不可復採也大都江右土瘠民貧無他奇產民皆仰食糊口於四方加以頻年水旱相仍幾不聊生而李道雄據於湖口潘相咆哮於省會十數年來苦此兩監欲籲天而無從也幸宸衷默啟聖政維新礦既撤矣稅責有司矣歸併於一稅監理之綽有餘裕相何所事事誠不宜一日留為地方禍者伏望聖明大奮乾斷將潘相撤回正其擅行駐劄之罪庶少一監則地方少一監之害其審務專行有司督造責令及時解進其土青之在永豐玉山廬陵者務遵詔



旨盡行封閉諭令有司不必採解將令江右之民生如出水火而維新之德政益光史冊矣

### 恤軍救民疏

伍承載

臣聞國初法嚴戍遣世隸衛所是謂軍伍民照畝輸米轉兌軍運至京為餉制也第戍於郡邑者子孫土著即屬氓隸氓籍者姻姓聯絡亦關軍伍乃今漕運之難無如江西而江西諸邑所為卒少船多避僉運如避虎者則安福為最所為產去稅存望清丈如望歲者亦安福為最臣敢瀝血為皇上陳之蓋軍民備極困憊竊謂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厄田非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國家故倚漕東南東南造艘輓運多責於軍計江西三衛八所船總八百六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六

十四隻會典所載安福額運四十二艘行百餘年無異正德間宸濠變起當事者議留南昌軍守城以項下運般權分各外衛所代運後事平各衛所退還獨安福諸弁利艘多索常例因循未返於是舟數溢至六十二隻每隻五年一造造非三百餘金不能成其一舊制每艘止給軍三民七銀七十餘兩除告領使費扣除則又有中道盤剝露固守候寄頓諸費嗟乎以六十巨艘而輪造於四百餘名之窮卒以無限運費而取足於七十餘兩之官價能無傾家鬻子以償乎勢不得不資翼造凡民與軍同宗異派甥舅姻婭罔不株連方蒿目傷心躊躇無策乃於天啟七年運船守凍天津突被燒燬四十二隻時臣適奉差歸省見之



既慮焚舟不能即補又慮愚民釀亂乃與縉紳謀之當道查有小患通帮大患通省之例遂將所燬舟數原載米若干分三衛八所帶運一時稱便但計雖出於權宜法必行於永久若以南左號船返南昌被歲久不任受惟以此二十艘米永分通省每船僅加米五石衆擎易舉且二十舟所剩行月糧分給帶運資途費而所省造價一千五百餘金仍歸朝廷助軍餉無誤漕事有益邊儲何憚而不為此且查南直江北漕艘俱開廠淮安官任造軍任運獨江西造運俱委諸卒僉殷實戶丁承之夫窮戍拮据終生有何殷富設此名色騷害萬端合無今後江西漕船照南直事例開廠南浦每閱五年除灑帶二十隻不造外餘俱令三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七

衛八所掌印正官或府縣佐貳領造有不足則以各衛所屯租官收帮費而旗卒但責以領兌上運此則救焚拯溺之急務第必申飭然後諸弁不至作奸故曰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厄者此也舊制照田肥瘠分科立則故田有上中下山之四等而賦亦必有輕重加減之不齊均賦之法全藉清丈臣鄉吉安九邑而安福之需丈則不啻饑食渴飲何也邑在萬山中山水往往漲發能令高岸為谷平原成坑其田非依築傍埂未有五年得如故道者安福自萬歷九年清丈至今五十載矣中間水決沙壅經界蕩然甲鬻乙售田疇易主荒蕪不可糞祖戶不可削民何堪而當此塗炭乎蓋緣萬歷清丈時胥役疲於履畝有司急於



功成遂以上中下山田混為一則如原係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者則益之以就下原係三百八十步為一畝者則損之以就中蓋以人之有上田也必多於下山田裒益成中自無偏虧而不知此法惟長子孫無出鬻可耳脫急故變產買者擇其肥而棄其磽賣者計目前而忘後害始猶存上田幫稅久之鬻盡而石田不售稅籍仍在有司第按籍徵稅不及覈田之甌脫於是有家徒四壁而追呼不離門貧日益貧重以數年來每糧一石加銀至二錢七分民方顆粒無資俯仰無助而尤困於虛稅安得不流離顛沛逃亡也為今計加派既不可暫損則清丈以豁虛無至急也查會典一款凡官民田地有因水塌漲去處令所在有司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六

逐一丈量丈出多餘者給與小民承種塌沒無田者悉與開豁稅糧據此一遇災傷便行文明豈有越五十載山川變遷人物改更猶不得清丈一開豁者乎幸皇上饑溺由已所當為民出萬死一生故曰田非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者此也以上二者大害大利臣由桑梓起見推而廣之凡東南運卒省一舟便省千瘡百孔之蠹虛稅減一分便減億兆黎民之苦恩不期多期於當厄伏乞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咨行江西撫按將安福仍遵照會典原額領艘四十二隻委造於官責運於軍而以南左號船原載漕糧分通省不必議造造費一千五百餘金充餉而五十載未經清丈如安福速委才幹廉吏踏勘丈量務俾上中下



山輕重分畝庶國儲國稅兩俱有裨軍政民生永賴無窮

為鄒元標請卹疏

李邦華

奏為一代忠諫宜褒千秋理學不泯懇乞聖明特旨追錄以光盛治事臣等竊惟主聖臣忠曠代之遇不偶守先待後名世之生豈虛欣逢我皇上御宇以來首崇舊德憤逆璫之摧抑俞言官之闡揚易名大典屢奉溫綸若原任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大用未盡於生前聖眷特隆於身後真臣子不世之奇逢而君父難徼之異數也但以未請特旨部覆無據臣等皆元標同里後進或及門受業其生平學術氣節耳聞目擊心儀行景敢不為皇上一陳之元標志慕臯伊道宗孔孟正氣百折不回雅操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九

一介不取當張居正之奪情也元標一觀政進士耳又值諸臣得罪之後不避其鋒侃侃上疏廷杖八十血肉淋漓從容就死賴救得甦及謫戍貴州萬苦備嘗偕諸卒伍甘受無怨日進黔士說禮敦詩邊徼學人奮起而慕忠義焉則元標倡之也居正既敗神宗皇帝賜環厯任銓諫時攻居正者半是媚居正之人元標絕口不談且謂居正功過相準人益稱其識量然遇事倡言不避嫌忌卒調南散曹郎幾三十年竟未叙用元標絕意仕宦惟日講道著書範俗維風即童孺皆知其姓名華夸共瞻其聲望乃若無若虛學與年進文章道德日新富有臺省撫按文章論薦銓宰補牘殆無虛日其稱為百世師表一代偉人者殆不虛



也光宗皇帝登極超陞大理正卿行且不次柄用不謂鼎湖龍馭事竟中阻熹宗皇帝登極晉刑部右侍郎元標感激殊恩勉起田間士民手額如司馬之再入雒也及陞見條奏皆國家大政封疆至計與夫愛惜善類維持世道一腔忠悃盎然流溢楮墨間不踰歲改吏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適大計天下羣吏元標懲貪擢廉獎恬抑競一時人頌平明焉亡何廣寧失守京師震驚有語元標子幼宜先遣還鄉者元標顧上書禁臣民搬移家屬出京仍日與副都御史馮從吾等從容講學晏然無事自是人心始定說者謂元標以坐鎮消危疑學有實用功在宗社非溢辭也然當是時魏廣微以父魏允貞為元標舊交詭來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二十

納款元標洞其克邪每厭而薄之廣微切齒不解嗾郭允厚等以講學相誚讓而元標遂勇退乞休矣熹宗皇帝溫諭再三知不可奪加太子少保馳驛致仕歸歸而人望無已旋起南銓則元標以疾革卒無他語第念國恩未報戒其子無敢請卹迨逆璫肆熖廣微執政竟施辣手削元標生前官誥毀其書院筑筑弱子既朝夕莫必其命即臣等亦因是駢罹逆網吞聲莫控幸皇上採科道公評褒忠旌直予卹予謚屢旨已明而該部尚未即覆臣等竊謂元標剛介執法忠蓋匡時立朝正氣勵世清節與海忠介瑞風裁一同乃其性學醇粹悟修兼至羽翼聖真大振宗風又復過之今其子燧孤弱不能萬里陳情臣等謹採大節冒



竇聖聰伏乞皇上將元標賜名速命閣擬仍勅下吏禮二部將元標身後應得葬祭贈廕全典加優具覆庶四朝劍履一字褒崇史館宣付可補實錄矣

國朝

恭請銅鼓營蓮花橋積貯摺奏

謝 旻

竊照州縣常平倉穀每年存七糶三接濟民食法誠善也臣查南昌府屬寧州之銅鼓營與吉安府屬安福永新兩縣交界之蓮花橋各離州縣寫遠皆屬要地是以向將瑞州府同知移駐銅鼓營吉安府同知移駐蓮花橋以資彈壓但兩處俱是山深地僻溪流一線舟楫難通每遇青黃不接之時穀價易於騰貴居民艱於口食若令各赴州縣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疏

三

買穀不無跋涉之苦若將州縣倉穀撥貯又多轉運之艱臣思省城所有節備倉向將解存鹽規銀兩買穀積貯以備賑濟現有倉穀三萬三千餘石而嗣後每年鹽規湊給微員養廉之外尚有存剩可以陸續買貯請於本年存剩鹽規銀內照依時價分撥於銅鼓營蓮花橋各買貯穀二千石即令各該同知就近管理每年青黃不接俱令平價出糶秋成買穀還倉所有盈餘仍令多買以期遞年日增漸致饒裕總令該同知司其出入再令該知府每年盤查出結具報所需倉廩并請於前項銀內動支建造則僻遠之民可無乏食莫不感頌皇恩於罔極矣



議

宋

歐陽文忠公諡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於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千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楊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議

三

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衆議曰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加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叅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兩宮闡迄於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沮嫉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



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諡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復定太常禮院歐陽文忠公諡議

寶卞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以汨沒於倬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為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為躩太師以為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晔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虜媿哉大丈夫束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悌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議

五

衆慮疆君以難是為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為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挈天下之疑而伸之萬世因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譔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為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明

清虛審編議

劉同升

吉水百年之內未經丈田虛糧之累甚於他邑漸有流移



者矣不然則鬻子女以應徵輸深為可憫審編申請則曰  
舊額不可失也欲免之奚策而可嗟乎天下多事其失舊  
額而不可問者數數然矣豈獨虛糧已哉每與余邑沈侯  
言之未嘗不咨嗟而思拯之也侯為余言此亦無難虛之  
而已即不虛之究竟誰能補乎余恍然曰侯言得其要領  
矣非余所能及也遂為發明其議蓋虛而不必補者有二  
虛而可以補者有一而田去而存里長之名為并其戶所  
并者虛名之里長也無損於正供也然此可以議補者也  
虛糧竟付之虛所虛者無田無產之人歲歲徵之而不絕  
者也無損於正供也虛丁竟付之虛其所虛者無人無家  
之丁歲歲徵之而不納者也無損於正供也特免其戶房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議

十四

出票之資差役行票之利而已人人以為便戶房差役以  
為不便而已此不必議補者也况每屆開墾亦有可以補  
虛糧者每屆添丁亦有可以補虛丁者舊制原有縣虛以  
開墾添丁合之縣虛不過多虛幾畝多虛幾丁可甦民之  
困矣至於里長議補尤自有說糧少者宜并糧多者宜增  
鄉紳素封增里長一名則中葉單門減里長一名窮則變  
變則通必然之事也又詭寄之弊最妨國稅倘下令曰詭  
寄者同所寄之家田產入官庶幾錢糧可清功令可行一  
邑利弊而可通各邑一事而可通於萬人者惠莫大焉因  
侯愷悌之言余為之述其槩如此

檄



明

公移吉安府鄉士共守城池

王守仁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即日啟行各府縣掌印正  
 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  
 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  
 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  
 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  
 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  
 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  
 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印署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  
 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檄

三五

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為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  
 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  
 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碑

宋

元寂禪師塏碑記

韓熙載

昔婆伽婆以清淨妙心付迦葉波迦葉而下以心傳心二  
 十八傳聯珠印度一花五葉香散支那降及曹溪得法者  
 衆然則以一念攝於多法以一塵統於沙界此念此塵彼  
 界彼法二俱不有空亦非斷明是法者於大悲海運普濟  
 舟開無相門演不二法化有情於一旨獲當果於上乘是



之謂大善知識者元寂禪師其人也師名隱微豫章新淦人也夫其珠生媚澤玉蘊良山留潤入纏必歸族姓故有楊氏之託焉異人之生顯著奇應既貌流俗亦表厥靈故有光明鑒室之祥焉軒冕為累身之資鼎鐘乃爽口之具孔翠彬蔚網罟隨之鴻鶴青素霄漢自得故有棄俗之誓焉開無師智歸不二門夫為世家則有師訓七歲詣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為弟子二十依洪州開元寺智稱律師受具戒既還而歎曰沙門者達本識心之謂也且戒慧之學未足明心寂滅之宗方為了義青山有路白雲無心我之時行豈復他日遂遍尋名嶽歷抵禪林順義中卷衣南行遐趨五嶺羅山法寶大師巖頭真子德嶺桂孫智鏡當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臺共仰不疲之鑿鴻鐘在篋或聆應扣之音師既解索雲堂端襟下榻玉處石而光華尚隱虎在山而清嘯難藏扣我機緣日知時節先時羅山有師子在窟出窟之句海內風傳一日法座高登海徒雲萃師遽前而禮峻發問端羅山道眼素明偉師嶠崒抗聲酬詰衆莫知之俄於敬諾之間豁然大悟自是朝昏隨衆語默全真放曠四儀盤桓數稔異日羅山以師大緣將至苦諷還鄉大和中杖策離羣擔簦度嶺漸迴江介徐次龍泉邑宰李孟俊一覩道婆深加疑注邑有十善蘭若經廢時多願言葺興強師駐錫冀揚大法用福蒸民師具順隨之心盡檀那之請元徒輻輳淨供山儲應接隨宜了無滯礙有問如何是十善橋去險



過者如何喪叅乎祖道一以貫之問而數窮答有餘力達  
深得妙斯之謂與時先朝端拱萬機穆清大寶遠懷道德  
思結深因保太九年始自龍泉詔歸鳳闕命住龍光梵刹  
賜號覺寂禪師高闡一音將逾數歲改賜奉先禪院用邇  
皇居辛酉歲春將有事於省方利建邦於洪井千乘萬騎  
咸從於和鑾奇士高人必先於行在師首預清列簡自宸  
衷既抵新都復往大寧禪院誨人無斃學者有歸迨於鼎  
成之期難預因山之會言念三世諸佛皆入涅槃吾獨何  
人自甘遲暮其歲十月見病者相卧方丈中是月二十七  
日剃髮浴身入堂別衆勤宣祖意勉勗後流語訖安然形  
流氣盡俗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六諡元寂禪師塏名常寂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二十七

歲在壬戌二月六日歸葬於吉州吉水縣仁壽鄉太平里  
之原遵遺誡也今元帥鄭王備嘗道味時任保釐巨捨信  
財俾營塏廟惟師夙宏妙願應生像年道峻德克名符實  
備貌孤神王語淡氣幽情高而月冷秋空格峭而雲生碧  
嶠以慈音而演法用實智以化人故得道契王臣心歸緇  
素俄昏慧炬永絕微言瞻道貌以長垂覽清徽而徒在龍  
泉廣福十善禪院嗣法弟子契任肯嘗相續住持小師自  
明自滿七十三人懼歲時之侵遠恐陵之質遷願紀金  
碑以旌元壤其詞曰三界茫茫兮四生蠢爾背覺合塵兮  
死此生彼有鑠開士兮乘悲應世端坐寶床兮片言析理  
道價既高兮迴心天子宗風又扇兮伏膺多士遠近瞻兮



渴雲忽起覺日云沉兮法幢遂靡傳心羅山兮訓徒帝里  
韜真豫章兮歸與吉水金骨藏山兮德音無已寶塏鎮地  
兮來者斯企  
元

天華萬壽宮碑

揭傒斯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芙蓉峯後傳  
以為仙去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山高廣可十  
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王郭二  
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倏忽變化甚異延祐  
三年侯諸孫宏毅即其地祠浮邱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  
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天

事明年郡人曾編修吳申為請於元教大宗師命為天華  
觀至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  
華萬壽宮并書其顏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為刻  
辭按廬陵志侯名宋初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  
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  
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茫忽  
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  
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詰然  
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材藝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  
其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  
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



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  
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為甘肅儒學副提  
舉又翩然嘆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  
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為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其猶  
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  
元武乍蜿蜒而迴伏兮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  
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薦兮覽平原之膺膺香城鬱其  
在望兮乃巨仙之故居枕墨潭之黝澹兮大江淘而右趨  
步靈臯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邱既厭世而高馳  
兮閻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凰以調笙  
抗蛟龍之雲旂兮仍析羽以為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九

肅其並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  
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懍乎其莫留何盛世之孔明兮  
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  
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  
明而又爽塏山叢叢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  
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  
悔

勅封顯祐廟碑

虞集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其  
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磬之里者相傳神姓  
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隋時始有廟至



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  
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出於險  
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數百年之間歲  
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  
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  
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  
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  
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  
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  
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  
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  
者是以石礮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  
以慰民人敢以為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  
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祐廟加封神  
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  
書其事而刻諸石又為享神之辭曰坎坎伐鼓石礮之下  
注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於舞我東曰瞻雲來  
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  
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於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  
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  
驅我癘鬼去我蝨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依至於



終古

何宣差廟碑

陳中

攬秀亭舊有葛將軍祠今為何侯廟而以將軍祔之按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侯有三焉其得祀也亦宜太和秦屬九江郡隋以土產嘉禾易今名而宋仍之越三百十七年始入大元職方至元十三年四月侯始來蓋侯自洪受大元帥命先鋒臨吉得吉降款歸帥府帥府以太和畀侯者彰侯功也侯之來也新附之民靡所止戾侯極力還定而安集之邑西北有不靖擣虛特起將玉石俱焚侯曰西北肇亂而一邑人罹災可乎亟引兵向西北就道歸屯邑人不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覺而賴以全免者不下數十萬民命次年七月又有自廣道贛突邑之東南據鍾步渡侯率衆造靈護廟誓於神曰惟爾有神尚克協相罔俾起落於茲虔劉我民以作神羞勗哉桓桓抵敵所不愆於四伐五伐迄用有功脅從罔治是二者匪侯之力腦髓塗地可勝道哉明年春侯歿於官舍後一年顯靈於攬秀亭欲為宇十楹召匠度土如之今正祠一拜亭一瞻仰亭一右附葛將軍祠祠後為庖一所又十一年邑西界湘楚寇大作百姓愁靡措官命邏卒閉關卧守一夕城之西門旗幟盡偃若有鐵馬聲則侯與靈護廟神自西來歸繇是寇不敢望太和夫何以若此哉生而曰吾官守不敢不勉死亦曰吾官守乎生而曰民社所



寄死亦曰民社寄乎或謂侯未來太和時會一巨人於洪  
囑以太和之民曰慎勿殺及侯來視篆之明日謁靈護廟  
神如洪所見故侯生死保佑於太和雖然亦嘗以侯之事  
求之古矣書稱三后惟能殷盛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於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今禹廟於塗山  
稷祀於社惟伯夷失祀豈以黎民饑溺則典刑非所急者  
故禹稷救饑拯溺之功有在伯夷之上然禹稷生有功於  
民死無與焉而侯之耿耿雖死如生則民之戴侯侯之血  
食於民詎有斃哉夫人出入祀門戶飲食祀竈居處祀中  
雷矧藉侯禦捍迄至今日而輒忘所祀乎中拜侯禦捍全  
生之功大矣元貞丁酉春三月謹書其事於石且作迎享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送神之詩俾祀侯者歌以祀焉而并刻之侯姓何諱抄爾  
赤汝州人弟忽都魯踵兄任三年去其詞曰遡金華之苗  
裔兮自石羊初筮修然兮侯之鄉是侯之鄉兮西昌月明  
天遠兮東西以徜徉勾頭之村兮薛店保塵埃走送兮闖  
紅棗投鞭兮斷流渺瓜渡兮都鄴民蚩蚩兮何修有此邂  
逅兮侯追老仙以來遊是屏兮是翰里門夜開兮眠食泮  
奩受賜兮到今羌汗漫兮恣騎鯨時繾綣下顧兮絕水火  
與刀兵驅厲鬼兮山之陰民何以報兮藉連蜷於楚靈鼓  
竿拊陳兮進酒漿與肴蒸恍惚兮侯來臨豆之錯雜兮侯  
果歆世世斂福兮福我民

義士羅明遠廟碑

周闡孫



忠臣義士生乎宇宙間如景星鳳凰類不多見然其人必皆有祿於國有位於朝恩加而感義激而行雖烈烈昭昭如盧植鮑信之歿黃巾梟卿履謙之死天寶君子猶以為臣子報施之常道至若處韋布而甘畢命於戎行起猷畝而思効死於王事其人不可不有所激必有所懟若柱厲以不見知而死莒狼睥以被黜而馳秦要皆即其心而有憾焉至於羅君明遠者祿位不及其身而不愧乎盧遠顏鮑之節非有怨懟之激而昭合乎柱厲狼睥之操其忠誠出乎性風節揚乎時叅合古今而次第其人蓋千百不一二焉其特立獨行偉然大丈夫也哉君諱文輝字明遠廬陵城西裴墓里人也少儻好義不拘小節喜騎射習技能以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身徇人之急初聞紅巾寇起淮潁即散家財畜死士為預備計也人咸笑之既而寇果焚江陵破襄陽陷長沙潰武昌以窺江西江康臨筠袁皆狼狽失守至正壬辰閏三月乙酉長驅至吉安聲勢張甚民皆望拜納賂求免死君不為動語其子存誠曰是劇賊也肆燔劫窮剝以為威假妖術倡甘言以惑衆大江而南曾無一忠義人耶吾廬陵以忠節聞天下吾不能局縮遜悞貽先哲羞即部分鄉丁得敢死士數百人執鄉人淫祀者戮之壬辰黎明從北門直擣軍府寇衆初不知覺遂梟其渠孽又抵郡府諭民安業分遣義士搜捕餘黨已而寇有自東門來者君率衆迎敵至隘巷手持長鎗左右礙中劄甚呼其子曰好為之我



則必死君比死尤手持二髑髏血淋漓立死不仆其子復  
追至樟山寇徒殲焉越翌日癸巳寇衆數萬自袁城來見  
紅巾僵屍載道咸大駭曰吾紅巾軍起兵以來橫亘千里  
莫敢櫻我者吉安有是人耶遂撤民居焚以續明夜不敢  
寢一旦遁去於戲紅巾之惡劇矣遭時清寧畜謀俟間一  
旦橫潰郡無城將無兵江淮河漢蕩無結草之固士大夫  
狃於豢養不識兵革寇至斯奔無有挺然以身捍患者自  
君死而四方義士皆感厲奮激以殺賊為已事要皆聞君  
之風而興起者此古人所謂頑廉而懦立詎可誣哉蓋嘗  
論之大江而南能禦寇者自吾江西省始江西之郡之禦  
寇者自吾吉安始吉安義士之禦寇者自吾明遠羅君始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微羅君無以完吉安微吉安則自贛而上皆不可必其無  
禍而袁與筠者又可望其克復如今日也耶昔張許守睢  
陽而睢陽不免於陷議者以為蔽遮江淮沮遏寇勢唐有  
天下其功為大今寇勢日沮而吉安郡城得以復完者誰  
之功耶今睢陽有張許雙廟其父老往往喜談巡遠事益  
亦秉彛好德之良心也今君之死又吾徒之所喜談者奚  
可一日忘耶監郡郡侯既為立廟旌死士勸方來且徵言  
以勒諸石以俟聖天子褒命其銘曰

古稱忠義職則在臣其職弗思矧茲義民誰歟義民允也  
羅君無祿於國而捐其身妖寇南驅誣天矯神氣吞吳楚  
邈若無人重鎮名藩虎符墨綬謗焉非夫奔竄恐後惟時



羅君含憤赴鬪揚我旌旗殄爾克醜恢張士氣還復城守  
義士之功君實其首疾風勁草烈日秋霜其身則殞其死  
不僵含首模糊齋志未償豈惟償之有子則良桓桓廬陵  
世有忠節前乎忠襄後者信國英風所被感慨激烈豈惟  
其臣民亦魁傑郡侯作廟風化攸關象設如生鄙夫醜顏  
旌爵封墓朝有舊制郡人勒碑以迪來世

蘭陵烈婦碑

劉霖

蘭陵烈婦者吉太和蕭氏女也為吾友楊君用霖先生之  
妻楊君治尚書學凡邑中業進士者咸師之然困於場屋  
卒不偶退又益聚朋徒加講習不輟一不問家事內外養  
尊而育穉服食綜調之微蕭氏悉身任焉事姑康氏極孝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十五

康晚邁目疾失明不能自出入蕭晝夜扶持十一年不少  
倦歲庚子邑中屢傳言紅巾賊將自安成東掠先是壬辰  
之變康夫人嘗出走雅不善舟輿嘔噦悶眩幾絕至是議  
將復走康夫人年七十矣懲前故誓死不更出蕭私語其  
子同之婦劉曰姑老且病而堅誓若此我若遠去誰當養  
之我則留汝宜亟去劉應曰母既留兒寧忍去母而遠去  
乎且向傳寇至皆訛言幸俱留不死未可知也遂皆不去  
未幾九月十二日寇果大至猝入邑城民罹殺辱號呼震  
驚遠邇蕭語劉曰吾義不污賊手即趨舍後自投其井中  
劉繼之遂俱溺而殞已而隣婦鄧氏陳氏又相隨自投亦  
俱死皆劉氏婦也劉楊媼也蕭氏未死時陳嘗往來語及



時事輒相嘆莫知死所蕭指井謂曰設不幸吾當赴此而已陳曰然吾亦當與子同歸爾及是果然比寇退同乃負屍出葬井之傍又五年同亦遇害於亂又三年楊君亦卒又四年辛亥月日同之弟起乃克奉蕭氏之柩改葬於其邑東南雲亭鄉荷塘之谷而以劉氏祔其右里中父老咸嘆息以為其死有足悲也相與表之曰蘭陵烈婦之墓而求余文諸石焉嗚呼蕭之不忍去其姑孝也劉之不忍去其姑亦孝也然皆卒以死焉何也知其不死之必辱也知其辱而生不若死之潔也知其辱身之為不孝大也然而猝急之計已定於平時臨難之酬不愆於素議世有食人之厚祿任人之重寄至於一旦知及之仁不能守者聞蘭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陵之風寧不少知愧哉霖竊謂二婦之烈皆成於孝既為之說又為詩以詠之千載之下有過是谷得斯文於藪蒿斷甕之間而諷焉庶幾其猶足以敦薄而起懦乎同夙慧勤於學而敏於文故其死也先生長者尤惜焉詩曰衆萬有生人性繫貴惻隱為仁羞惡為義仁形則孝義形則貞夫孰匪然明有弗誠奕奕蘭陵族我西昌有齋者女來配於楊既劬既久育子以家寡媪在堂有瞋其矚惟姑我母寢作膳服事之十年匪懈逾篤鄰有大盜訛言啖我母曰我老誓弗去逃盜不可虞姑不可棄我棄而他養則誰繼盜猝而至咆哮暴淫何以自潔褰裳蹈深見盜而辱死不蓋耻孰與不見全婦之美婉婉弱婦亦牽我裾牽之不可



奮袂與俱孰不期死犯患弗違孰不期貞以死殉之烈哉  
二婦決義處仁凜然生氣赧彼為臣父老咸言出涕猶憾  
何以旌之不磨者石石也可磨山也可夷於戲不忘其以  
是詩

明

清潭集虛觀碑

解縉

新淦玉笥山自秦時有九人者避徒役來隱於此後稍稍  
散去數百里之間名山勝迹皆其所占若吉水清潭集虛  
觀其一也觀額自唐乾封元年道士高士寧所奏請前白  
覆之峯常有白雲覆之瀑布垂虹亦傳有白雲仙者於此  
得道自觀中出而望之如玉笥然觀後東山綿延如列屏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障世傳山頂晉時有楊仙於此冲舉石上履迹宛然余嘗  
遊而見之觀之左有北華山之秀其右則清潭白沙澄江  
如練有漁人數家瀨濺濺如鳴琴長松覆之鷗鷺並集於  
其間雖畫圖之工有不能及也但觀相傳為危仙鍊藥之  
所而觀前有亭曰南陽以為鄧仙而設余嘗觀玉笥何君  
六石有太史黃庭堅詩云九仙同日上龍湖盡是驪山所  
送徒惟有鄧君留不去松根搯鼎煮菖蒲亦但云鄧君凡  
丹竈之墟亦皆其所遺也而石又獨云何君與詩不相應  
又疑鄧乃何字之誤抑二君固在九人之列歟夫所謂仙  
人固能往來人間又以清潭集虛山水之清華若此安知  
九仙者不嘗往來而至於斯歟觀之興造在宋猶盛殿堂



樓閣巖巖翼翼長廊曲徑與復壁重門相為掩映誠齋楊文節公題字具存余嘗過之未嘗不周迴觀覽而慨然弔古於斯也其諸老宿若歐陽紹先黃通言李道一劉如雲皆能修葺觀宇以為其徒庇依入國朝住持道士周若川班首若愚知觀李希白郭尚陽皆能自樹立觀為藂林東西道寮之盛又有過於前者而未有記也永樂五年某徵為神樂觀舞生以記為請余未暇也又明年而成之奉詔來京師循裡事畢將歸具觀之始末復以請乃為之記而系以詩曰洞天郁木仙所都避秦亦有驪山徒九仙同日上龍湖世傳此事應模糊漢皇求仙溫詔敷築壇除道通蜀車玉笥天降仙冠裾環山百里草木萼清潭上有丹鼎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王

廬危仙陟降來此圖有唐中葉誰所廬大寧高君起集虛白沙翠竹相縈紆瓊林瑤樹枝扶疎文節大書照金鋪鸞停鶴峙霞采俱塑像儼若天神趨觀者起敬神怡愉祈靈集禧災害除上應列宿斗牛墟萬歲永奠東南隅

王山仙壇磚室碑

王直

王山在泰和東南七十里蔚然高大蓋一邑之望也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其後仙去因改名王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慕子瑤之道乃棄官與其姪偕來隱山中誦習修煉久之亦仙去自是常有顯異山傍近之人凡禱水旱疾疫求嗣子者皆嚮往焉然壇在山頂自下而升可二十里有事壇上者多獲風雲雷雨之應人無所庇



依往往病之而莫知為功者桃源蕭德通奇士也亦求嗣於神乃獨計曰是壇既有飄揚震凌之患惟磚室可以久乃自山下煉磚而傭工轉置山上度為屋一間深一丈廣八尺而高如之凡用磚若干用人之力若干而後成於是凡有禱祈者可以從容就事矣古者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欲子者則祀高禘以求焉禮也今茲山崇高廣大瑰傑倣詭且有三仙人靈變不測其能出雲為風雨以利澤萬物也固宜而又能錫人以祚允如此豈非尤神異也哉然則德通之惓惓於神而神之有以答其求也審矣因其屬為記而系以詩使歌以祀焉詩曰奕奕王山邑之望焉匪山獨靈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仙所相兮仙壇峨峨逼昊蒼兮風雨雲雷山之常兮我室新成利禱穰兮維靈顧之聿來康兮虹旃霧幢紛揚揚兮或騎麒麟翳鳳凰兮享於克誠降福祥兮煦其靈氣煥景光兮惠澤汪洋為豐穰兮永錫祚允嗣續昌兮如坻如京我困倉兮芝蘭玉樹久彌芳兮神之錫予阜而臧兮我民瞻仰永弗忘兮配乎天地奠此邦兮於千萬祀保靈長兮

勅賜廣福寺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廬陵淨業寺成因召對以聞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璽書護持集慶既拜受命求余文刻石用榮上賜於永遠嗟乎廣福之義大矣哉仰惟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肖形兩間者皆欲



使之生遂豈達而况於人哉蓋無間華夷遠邇之人皆欲使之得其養不失其性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此堯舜之心覆載之仁也佛之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而求諸內其始以為已焉耳及其成也因推以化人如從其化由其道專用其心於恬淡寂寞可為淳古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明君仁主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歟廣福在廬陵城西一舍許之高峯山與行思禪師青原寺江東西相望故名刹也數廢而興既毀於元季之兵久未有復者集慶郡名家陶氏子生十年父命從釋禮寺僧方升為師十五師卒即有志卓立圖興復寺宇術者言後當有大遇寺乃可復遂出游京師進其業於南洲洽公講下後轉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四

涉吳楚沂巴峽登岷峨而至滇南其所見聞益廣造詣益深矣征南將軍黔國公厚禮之太宗皇帝聞其名驛召至京集慶兼精郭景純地里術仁宗皇帝試其能並蒙獎重獻陵之建集慶嘗預效勞用受知於上獎賚益厚嘗自陳臣受父命從釋臣惟一兄今傳兵籍遠戍而父母乏祀惟陛下矜憐之上憫其孝特命削戍籍復民業集慶又自念高峰吾所自發身也奈何而忘棄源本悉倒橐資暨善信所施付其徒圓昭以興復三年而成殿堂門廡高明宏壯加於舊規像設崇嚴采繪鮮麗凡幡幢法具鐘鼓之樓禪誦之庭及庖廩庠靡不完具至是遂承天寵之厚蓋衆以徵夫大遇之言而歎其非偶然也余謂集慶篤於其親



可以為仁汲汲致力所發身之地可以為義仁義修而福應至此自然之理亦奚必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別字雲海其學辨博兼通儒旨闡爽豁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為文諸石又系之以詩云大江之西吉為侯邦崇峙宏流靈淑有鍾明德碩才前騫後翥逸而方外翹翹繩武言言梵刹千百其區宅勝擅幽輝煥雲霞高峯之宮越歷千祀東岡左環西溪右迤屢圯而興有維有持於今興之自雲海師高明爽壇恢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為福伊何惠於羣生覺之悟之蠲滌迷妄導其清淨亦迓靈貺奎章龍文有來自天爾飭爾徒以愨以虔晨鐘夕鼓粲其寶所爾進爾修孰其爾侮皇仁如天曠代所希嗟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聖

爾雲海何以致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皇心寵示表勵岳靈拱衛佛日照宣皇明一統帝壽萬年

思賢阡碑

劉定之

吾邑劉楚公沆薨時宋仁宗御篆其墓碑曰思賢之碑故墓前阡曰思賢阡墓下之鄉公子孫世居之曰思賢鄉鄉統於區曰思賢區里統於鄉曰遺直里取仁宗輓詩此日悲遺直之語皆著君恩也若賈昌朝墓碑御篆曰大儒元老因之改其鄉名曰大儒里名曰元老當時崇待輔相大率類此今公思賢碑刻已缺仆而區鄉之名思賢里之名遺直皆為旁近區鄉里奪去以為名至於公墓所在子孫所居之區鄉里乃復別冒他名惟思賢阡三字筆勢奇偉



大書深刻於石碑不知何時徙龍腹渡溪濱山麓鑿崖石為趺而植之增刻五小字曰孝子段永立蓋徙置之者段永也去公墓所踰半舍矣予屢過而問之旁無段墓亦無段允其零落已久欲復公墓道蓋無難邑之有勢位者與吾同志能為助贊一一復之豈非忠厚之風乎

宋寶慶通判贈敷文閣待制曾忠愍公祠堂碑

尹臺

宋至咸淳德祐之後天下事殆若破隄壞障不知墊溺所從出矣大臣竄身圖免則忘顧主之忠小臣獻城乞降則甘事讐之辱反面易心鮮復自立於人道者舉四海皆是也獨吾廬陵之士倔然以忠義抗振其最顯若丞相文信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望

國公固天下後世所共歆慕嗟思其事與天壤俱久長不敝矣乃時先丞相死者又有寶慶通判贈待制泰和曾公世多以丞相就義從容為難能視待制殺身慷慨若少易者不知二公益易地皆然不當以難易先後論也夫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相之與君其受事社稷同耳故社稷一日未亡則相不可一日遺其君獨死茲信國間關四走流離干挫奔赴主后於南北播遷崕海飄泛之外至六年幽繫燕獄人心天命無復或然幾微之望然後不得已以其身殉焉斯所謂仁至義盡雖聖人不能易其行者也乃若待制在寶慶則所治有大夫之衆而所守有士之制其身與封疆人民相存亡無他畀任可託委者不以慷



慨自訖絕欲從容奚就哉故公之判寶慶與並時安撫李公芾之守長沙其事同則死不容或異豈信國所可例概也乎故余以公之死推比信國誠論其心與事之符合不在難易先後之迹也公名如驥字德稱舉淳祐庚戌進士歷官所至具有功績用薦判寶慶郡攝守事是時元兵既陷臨安而湖南城守望風糜潰莫救獨長沙寶慶堅犄角相持故公與李公迄著節死一時明年為宋建炎改元太學生上書言公事詔超公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諡曰忠愍宋既亡元不為立祠明興百有餘年褒表忠節宏治丁巳巡按湖廣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自然疏言之事下巡撫御史沈公暉議可遂合祀公於寶慶城東叅政賀公祠中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三

春秋有司蒞事著為令嘉靖壬寅巡撫江西都御史汪公元錫復檄泰和令王春澤祀公其鄉則始建祠邑東城祠地據澄江快閣之勝蓋即公死難時書考功印紙所及者也後十有六歲丁巳巡撫都御史馬公森仍檄郡縣春秋嚴祀公若寶慶勿懈公八世孫忭歷兵科都給事論議風采冠一世數以直諫絀罪竟擯斥不大用而給事之考太守望宏官刑曹時又嘗執奏囚讞被詔獄幾殆幸言臣疏救以免太守從孫御史紳與給事同朝仍疏劾權奸死杖下蓋公之世九傳而三著烈聲章章天下人耳目豈非其風之動奮乎遠哉及讀公家傳又知公九世祖安強始以進士提舉湖南中因伉直黜廢信曾氏忠節所開先其從



來久遠矣後之登斯祠者覩曾氏歷世風槩將不有勸感  
興思發揮其行事庶幾公一二流澤不泯乎公事載前志  
傳及羅太史洪先所撰寶慶祠記甚備余故不述著乃嘉  
今祠之成作迎享送神詩使邦人歌以祀公而并刻之石  
其辭曰諏吉日兮薦嘉旨睇邵原兮矚資水渺蒸湘兮混  
洞庭跂公之來兮波帆颯其冥冥蹇將濟兮風曳之帳孰  
留公兮莫知余悲公駕玉軼兮挾兩蚪下上天門兮歷澄  
江之曲洲明月爛爛兮清風瀏瀏公神與游兮不知春秋  
北方之強兮厥種殪滅公驅厲鬼兮為宋馘賊後三百禩  
兮公神茲顯鬯我華風兮俾戎讐遠公追聞祖兮從烈孫  
導忠引節兮又我邦氓弗弛以興兮厥亢世世報德始今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四

兮宜永勿怠公祀

太守長沙周侯去思碑

自三代德衰諸侯各奮私智相矜侈先王仁天下之政息  
矣秦罷侯置守倜然自擅其威用然繼之者有德易興勢  
固足持延久遠故其制遂莫或更焉繇是蒸黔之命一切  
寄重於郡守守得其人則環千里為境小大治民之吏莫  
敢不順教令以施網維而流理化民是以得樂業致滋殖  
先王仁民之政時猶幸見其彷彿焉漢宣帝有言與我共  
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信哉守之寄重識時要者蓋  
急先也故孝宣之世良吏彬彬特盛黃龍地節之治赫然  
著美一代嗣後願治之主欲致斯民乂安其道未有能易



之者我吉開郡控據藩省上游領屬邑九名城叅三之二其稱江右壯都舊矣往守之流功澤晉宋以前鮮述已自唐歷今千年代有章聞於史牒者其人非不彪炳一時夷考績業所樹建能不詭名實之歸抑何寥寥不數覲也明有天下掃元政之陋慎擇牧長舉斯民於三代之隆故我吉洪永肇治蘭朱振迹宣正繼序慈谿叙庸世頌陳侯之賢庶幾召杜今郡有侯遺亭小夫孺子過之猶詠思其德低回留不能去可不謂後先良吏之踔絕乎乃後宏德之際二張載聲治政稍益之嚴迨今數十年中余耳目所及覩聞咸稱蘄黃為難能逃哉偉乎此六七君子固顯允昭代之良乃稽所施措則各因乎其時不可概律也自是而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五

推賢議能非尠其人顧或政革驟遷事違實任民弗深被其澤固衆諸苛墨肆厲者勿論云天惠我民長沙鶴臯周侯始以南銓大夫擢守是邦恫恤民隱怒若疚疚之負其躬下車甫旬即問民所苦取舊政悉滌新之剝宿盜懲猾胥禁姦游杜沉湎凡諸蠹患在民抑既蕩灑無餘戾矣爰以其間集諸僚佐暨若九邑之長敷心腹腎腸布之話言俾康俾乂俾協庶政於一軌於是作六諭以詔諸先而治教之紀法有循刻治行志訓以勗諸後而政學之章程有稽蓋九邑吏治得失之故民俗良惡之歸靡不粲然條貫故以試行事導之無弗應以施禁令推之無弗協僚友薰德則著羔羊素絲之節屬邑承休則振鴻鴈中澤之惠邇



自郊鄙遠至山藪荒阻之毗即所牖迪惟恐遵率或後故  
暮月而民嚮方三歲而囂俗潛革且耻昔之熟爛懼或致  
侯之誚訶者不易人而同趨矣會侯報政郡人思乞侯於  
朝弗果乃無幾貴州學憲之命遂下民齋嗟涕洟爭攀卧  
輓侯者積擁至傳車弗行父老咸歎以為昔今所未有於  
是侯去政數月郡薦紳先生暨庠校衿佩士自太宰王公  
學夔而次並謂賢侯足追配前慈谿之德矧傳載古良吏  
所至民輒懷去後思若侯不其近之與盍葺陳侯遺亭榜  
以懷德而撮侯治行礱石刻文豎亭中用并標二侯遺思  
於永久揆義殆可衆咸曰然乃以文屬余俾勿讓余觀漢  
循吏若文翁黃霸之教化朱邑召信臣之愛養史述其事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四六

民到今稱之侯所治既無慙斯倫之選世豈無良史為之  
著白以傳者若余之不敏庸詎足為侯權揚雖然二三君  
子欲引侯去思於無忘抑使來者之尚有勸則助流邦教  
固大余又烏敢以昧陋辭乃撫衆所論誦撰次之使鑱諸  
石而復繫之詩焉其辭曰

自昔有作吏治稱難政匪人乂民孰與安在先王世列壤  
建親奠方分守使綏兆人侯甸庶邦疇敢弗若庸庸祗祗  
求民之莫侯易而守民弗世有推賢俾牧政治更授繹繹  
我吉包江負嶺郡鉅政龐民擾弗靜媿媿周侯其來孔時  
撫摩疲瘵戶恤其私召我邑長勗之政常曰毋墮守民弗  
爾臧迪我士校弟子暨師譽髦無斁其敬爾儀小大仡仡



聽誨咸飭施及遐邇徧為侯德始侯之來民實顛濟侯援  
諸隕俾即康夷侯久於政民既胥懌今其去矣胡忘厥恤  
瞻昔陳侯俾我民墜侯後百年民仰怙恃維陳有亭懷德  
聿舊侯茲去我其思多又蔚彼螺澳湛湛川流蒸人楫之  
詠二侯休千秋式慕厥問逾光刻詩貞石庶眎無疆

龍興橋碑

鄒元標

昔者先王愛民甚篤慮民甚周也備其不虞有司關者慮  
其道路有司阻者載在周禮纖悉備具如造舟為梁澳澹  
猗狎之類見於經書者可考後復易為石杠取其堅固可  
垂永久民不病涉而又有形家因之以縮轂下流為人文  
地者此龍興橋議所由起也顧費鉅時詘遂成道旁之舍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七

會閩嶼梅吳侯來邑薦紳耆老文學卒史復上其議侯聞  
欣然曰夫茲地蘊靈閎奇久亦下流空洩之故且褰裳滅  
頂者歲有吾何敢後遂聞兩臺使及觀察守相咸報曰可  
侯首蠲俸倡諸士民爭出貲應計費數千緡經始於萬厯  
癸丑冬月至乙卯夏月告成事修數百武廣四軌崇數仞  
稱奇觀矣諸生耆民某某過而偕予姻友王學博鉉徵記  
予竊窺世為吏者神情必有所注注於下則慮周民隱注  
於上則窺矚為工以為窺矚獲上者十之九即邑事廢弛  
不暇左右顧矣侯汲汲民隱是周又以澤民者造士所謂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耶先是欲有事茲橋未果有童謠  
曰欲此橋興待福安人民不知所謂今橋成始知侯為福



建南安人神告之矣凡欲成不世之役者在先得民心得民心而後能得其力今智者輸財能者竭力匪侯深仁湛恩淪浹膚鬲欲民樂子來成功之速如是得乎侯初令順德創閣蔽霄竟有魁天下者是橋舉多士從此起矣昔崔雍州得美材數百章橋之人以名崔公橋侯雖欲不尸其名不可得矣學博嘗述邑江山之秀草木和柔月朗星麗偕諸生泳游其間不減沂雩風致予雖老尚有志四方行當撰杖尋學博盟登茲橋一聞樵者漁者歌侯之德澤乎侯名宗周字熙偉號嶼梅世以名進士起家敬系之銘以永侯思銘曰漢庭治世數吳公後先政績古今同驅石何年至海東跨虹矯矯若游龍瑞氣鬱蔥如貫虹碧水丹山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吳

映遠峯苞靈孕秀起英雄千秋碣石紀侯功

吉郡侯太倉張公去思碑

朱衡

此吉郡張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諱振之字仲起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登嘉靖己未進士授處州推官選御史以直道左遷歷二州郡擢南京吏部郎中乙亥年來守吉郡以厚風俗興學校為首務甫至榜於堂曰學校賢才之地農桑衣食之原竟厥任惟踐斯言訓迪諸士先行誼每朔望次日詣學集講辨析聖緒雖寒暑不輟刻朱子年譜及羅整菴公困知記明孔門正傳郡學贍士田少侯增買歲入稅恤貧者學行俱優貧尤甚者亟周之廬陵學構時雨樓永豐學弗利親視改創建永新忠節祠申諭九邑之長



省耕課桑戒溺女重治違者禁迎神張燈競渡妖會及白蓮教罪其師餘諭使歸農逐娼優風俗日益淳樸郡土瘠民貧積猾司版籍多影射致富者飛灑且匿丁貧戶則無糧有丁往往一槩派徵乃檄九邑清覈且示之條制於是夙蠹頓祛吏事最精每訊判不三四語罪輕重不移無留獄文法吏無所售奸於大辟重戍尤審詳多所平反縣官有以一公過擬戍八人獄上公釋其四人聞於憲司憲司復釋二人大都讞獄主寬貸不入贖然而抑刁頑懲強暴則凜乎不可奪儉約持已非賓與祭不設酒殺牲歲俸凜不入私帑令司公藏者籍其出入過客應酬悉取是比歲旦節序及入覲諸邑餽遺咸峻卻焉歲丁丑夏郡中旱侯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四

自覲還輒齋沐禱禱輒雨人謂使君神雨云九邑疫癘大作龍泉永新永寧更甚至闔戶靡孑遺者僵屍相屬於道公遣醫將方遍給藥官為賞資甦活無算稽死與病者名數大發倉粟賑恤之故郡同知南海張君大猷妾生子甫三歲既而妾亦死慮其子即家或不免寄育廬陵民間張卒無嗣侯訪得其孤遣公隸及育父護以歸贛州長寧沈令舉家死令攜孤如吉赴臺考客死侯出資殮遣人歸其喪致書丹陽令扶植其五歲孫仁厚類若此吉素玩承平城郭未完繕侯築敵臺與堞雉甚雄壯公署成即新武弁及軍士俸糧積十餘年不得支侯至悉補給更約束自後按季或按歲與之撫軍士不異氓庶侯性純而學正才長



而慮周持已嚴而待人恕有功於人不使人知疾惡不為已甚培養休息民受其惠而莫知所自九邑無貴賤老幼莫不怙恃侯而侯忽動歸與之念攜數麓舉若囊稿葉覓舟歸父老聞之率少壯及軍士徬徨奔走相與呼號涕泣牽纜攀止乃侯堅不可無以計於是謀伐石紀侯德政九邑之縉紳士咸纒纒具狀垂白者薰之老不遠數百里踵余請記余唯唯茲舉也實獲我心安辭世之從政者一解官其民或視之不啻途旅若有稱功誦嫩者匪歸袞之榮則來緩之盛也乃冲舉潛跡自托於山澤者其民懇固攀留不得則相與叙述勒貞石圖不朽嗟乎余見亦罕矣人之言曰驪珠可取而民心難得萬家之貯藏易從而匹夫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五

之好惡難奪自非侯德政入人肌理之深疇克然哉蘇文忠公曰思之於心則欲存之於目斯石所樹也後之來牧者舉侯之政人將喜見侯其不然則必嗟嘆憶慕安得復見侯夫侯之名不息則民思不置思不置則侯之英爽雖百世如在也石可已哉係之辭曰山川炳靈崛起時英藻身文囿奮翼天廷處陽司理訟簡刑清雷電合章蔚有令名其一帝簡賢良寘諸左右冠竦神羊職專繩糾廩政弗經迎其二立剖讜言上聞不利邪口其二爰滯驥足一蹶屢遷時論歸淹陟佐南銓鳴鶴在陰儀鳳來翩帝重民牧慎擇於宣其三神崗之陽螺川之許侯實受命來牧茲土朱旛載臨虎符是剖踵芳龔黃方駕卓魯其四操勵冰霜不



有其清知澈秋毫匪察而明仁慈填腔哀先孤惇人亦有  
言才與德并其五政先化本最重民風子弟教之必牖其  
聰田疇闢之俾即於豐視民疾苦痼瘵於躬其六憫茲瘠  
壤課督農桑衣我食我乃際時康茂植桃李靜卧桁楊三  
禱協應五瑞凝祥其七朱紱方來棄之若遺片帆南下一  
力自隨童叟呼泣填塞道衢攀卧徒勤邈焉難追其八民  
心難得懷於有仁仁矣張侯覆疇斯民有父之尊有母之  
親父母遠爾合郡愴神其九乃伐貞珉頌述政事愧乏雄  
思聊舉其似明德清風川流山峙百千斯年垂觀後嗣其

卷六十六終

吉安府志

卷六十六

碑

五